

· 奇幻系列 ·

幸运星

香港·余无语著



幸 运 星

香港 余无语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香港勤十缘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172号

版权贸易合同登记号: 94047

幸运星

香港 余无语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)

香港勤+缘出版社

北京朝阳隆昌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*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6.375印张 132千字

1994年10月第1版 1994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10000册

*

ISBN7-5059-1965-2
I·1383

定价: 全五册: 31.50元

(本册: 5.40元)

编者话

恐怖的事物不一定与鬼有关，然而恐怖、诡异、看后令人不寒而栗却是成功的鬼故事必须具备的条件。鬼故事之所以能使人惊惧，往往在于那份似是而非、令人如置身异域的气氛与感觉。本书作者擅于搜集各种诡异离奇之题材，加上精妙奇诡的布局及详尽的历史、掌故等背景资料，更加强了鬼故事的真实感，别具一格，读来自会感到那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。

100

浪 淘 沙

(词代序)

无敌鬼拳王，野战退方，群魔辟易窜洪荒。
赢得武林真好汉，侠骨柔肠。
死别倍悲伤，鬼不怜香；神游故国夜还乡。
多少英雄都洒泪，儿女情长。

九二年 秋日

余无语赋句并书

临江仙

(词代序)

人世岂无“干净土”，怕听“暴弹红魂”。“红船夜话”有奇因；幽灵留“日记”，底事最揪心？

“鬼火烹鸾”成绝唱，“心魔煞”异传神。“三杯”“酒后我何堪？瓜棚豆架下，借鬼讽时闻。

老编索序，愧无以应，爰以本书的几个题目（干净土、暴弹红魂、红船夜话、鬼日记、鬼火烹鸾、心魔煞、三杯酒等），缀成无词代序。吹狐说鬼，难登大雅；搜异勾奇，聊供谈助耳。

余无语写于灯下

一九九二年六月廿八日

鷓鴣天

(词代序)

鬼话胜传兰桂坊，人潮贺岁醉如狂；翻驚喜讯成悲剧，践踏无端亦可伤。思往事，九回肠，杀倭烈女不寻常。拜年访绝添奇遇，生死鸳鸯梦一场！

九三年春日

余无语赋句并书

鬼 拳 王

笔者采访市郊突发新闻之际，忽见路上地面冒出一个小黑箱。不由得好奇心起，下车检视，赫然发现那是一卷录音带。公余试验，日间无声，到了半夜，却响了起来，它述说了个惊心动魄的拳坛故事。

我叫胡云豹，M埠的拳击高手。

成为打拳高手，可说是一种意外；亦可以说那是命运的安排。

我本是M埠的一个孤儿，在垃圾堆滚大的，给人打，让狗追早就不当一回事；跟流浪者争执打架，也轻松平常，早就练成了铜皮铁骨。记得十二岁那一年，上架木匠工会庆祝鲁班诞，举行欢宴，别开生面有个“撒红包”的余兴，那是工会流浪者示好的一个义举。红包撒上半空，飘落下来，谁跳得快跳得高可抢到。我大显身手，一连抢到了三个红包，要不是我有意让老乞丐也得一个，第四个红包也是我的。我有意放他一马，这举动给江震南师傅见到了。

江震南是M埠著名拳师，玩的是自由搏击，门徒众多，他的拳馆也是全市最大的。他派了一位大师兄大龙找着我。

大龙对我说：“小子，在街头流浪终非长久之计，你可有兴趣学功夫么？”

学功夫？没什么好不好的！我瞅着大龙说：“我吃还得天天动脑筋，没钱怎学功夫？”

大龙倒也爽快，他说：“你既然什么都没有，学功夫也不错，有空明儿到江馆来，见见我们师傅江震南吧！”

记得我是农历六月廿四那天到郊区江馆的，刚好是鲁班诞的第一天。江师傅正在大院里教拳，他见了我就招手示意。我站到他身边，把一路套拳演试完了，才嘱咐大龙帮着照顾打点，把我带到一个房子里去。

江师傅问了我的名字，跟着又问我，他刚才演的那一套拳，可看懂了。

我是个心直口快的少年，脱口而出：“那是戏台要的架式，真要打架，却是没什么用处。”

江师傅听了，似乎心跳一下，却笑嘻嘻地对我说：“云豹，我这里有个空缺，是打扫执拾，帮头帮尾的，管食管住，还有点零用钱，你可有兴趣？”

我对流浪生活也厌倦了，就答应拜师，留在江馆，算是半工半学，就这么成了江震南的徒儿。我对套拳的兴致不大，江师傅也没迫我学什么功夫。一晃眼就是四年，我吃得多吃得多，运动也多，是个高大威猛的少年了。

江师傅只有一个女儿，俏丽刁蛮，是江家的宝贝，江明珠也在练功夫，她成了师兄们讨好的偶像。我自知身分低微，对她爱理不理的，倒也使江大小姐无可奈何。

但公余之暇，我打起沙包来了，那是江明珠一句话挑起的。她说：“阿豹什么都不学，大了可要变成大沙炮了，人家

若问起，我怎会有这个师兄的，我可不知怎回答啦。”

嗯！她这么一说，我胡云豹岂非连江馆的招牌也辱没了，打！就打沙包出气吧！于是，我打沙包，起劲地打，手肿了歇些时再打，那沙包就像我的出气袋，狠狠地给我打，又狠狠地反弹回来，我什么都没练，就一味地击打着沙包，打，打，打！

那一年仲夏，江馆应泰国拳会邀请到曼谷举行泰M两地的搏击表演赛。由M埠殷商任总领队，江馆群英尽出。我本来榜上无名，碰巧是一个富家师兄急病入院。我就被师父补上，跟队执头执尾也算是有个人啦。

我们一行人飞赴曼谷，师兄弟们初到异地，兴致很高。我却发觉泰国人虽是细小黑实，但手脚灵便，小孩在街上踢椰子也是腿功十足的，这个什么表演赛，可不容易应付哩。

表演在曼谷的一个拳馆举行，泰国人和华商围坐一堂，我又发觉泰国拳师们表面客气，眼神却是又高傲又轻蔑的，没把M埠的拳手放在眼内。我也不知道，江师傅也把我编入D组的后备名单。据说，拳赛条例，选手是以体重捉对的，我那时刚巧是一百二十磅，D组只有我和我师弟李志鹏是这个磅数，我就被编作后备了。

说起来真气人，编定的比赛是五场，最初一场是A组表演，大龙师兄出赛，给对手连环腰踢个七彩，若非有护罩护胸掩护，大龙师兄一定给踢死才收场，真个是使人又惊又恼！

跟着，BC组都给人打败了，没一个是输得漂漂亮亮的，个个师兄灰头灰脸，败得一点光采也没有。我见到江明珠双目淌泪，江师傅一脸铁青，真可能全军尽墨，一个个下不了

台，既无颜面对泰国华侨，也难于返M埠回报江东父老。

到了D组，李志鹏师弟心颤手颤不肯上台比赛。拳证就把这一组押后，先安排E组赛事。不用说，那位富家子弟——我的同门师兄弟，又给人打得口鼻出血，败下阵来。

我给气得双目喷火，骂了一声，就站了起来，冲上擂台，向D组的对手挑战。

江明珠娇呼：“阿豹，你快下来，那可不是玩的。”

江馆二十多人，都知道我没练过什么套拳喂招，怎能跟泰国拳师比赛。但我豁出去了。大声向拳证报了名：D组胡云豹。

跟着，他们替我配头罩护衫，浑浑噩噩中，我脑海只是一片空白，只有一个“恨”字。我恨，恨，恨！恨泰国拳手欺人太甚，恨我们江馆败得面目无光，心中只充满恨意。

那泰国拳师比我高一点，但比我瘦，我也没理会他是用拳还是用脚，钟声一响，我就冲过去，就像打沙包似的打一个长拳。他料不到我出手不依套路，又会这么快，口鼻先就中了我一招，跟着他起脚踢得我好痛，可是我从小打架大的，捱痛算不了一回事，又给他一个直拳，他便狼狈闪避。那是以上四场比赛以来，从没出现的镜头，全场馆哄动了！第一个回合就这么结束。

我根本不计较是胜是负，一心只想出这一腔怒气，心中脑中，全没别的想法也不理对手是什么攻击还招的。到第二回合，他出脚抢攻，我捱了他重重的一扫，没有倒下来，却乘他收脚之际，埋身双拳出击，狠狠的夹击他两边面颊，快而准地使出我的“连环钩拳！”

他给我攻得急了，我只一味勇猛进攻，不理他如何反

击，把他追到了绳边，膝头顶着他，令他喘不过，第二回合中也就倒了。

第三回合，那对手似乎对我的冒死攻击心存怯意，出拳出脚都窒了下来。我是豁出了性命啦，像打沙包般把他打倒在场中，直打到他躺下来起不了身，这一场，总算是M埠胜回了一仗。

虽然是四比一，但对手是在第三回合之中，给我打倒躺下的，这一仗还算漂亮。我茫茫然让拳证举高了右手，也不知是胜，还是败了，心中只有一个意念：M埠江馆绝不能给人看扁了。

我耳中听到明珠师妹喜极狂呼：“阿豹，我爱你！我咬你一啖！”似乎江明珠真的跳上台来，大力地吻我面颊，又果然在我手臂咬了一口，我也不知是痛还是舒服，总之整个人飘飘然，也不知以后的几个小时是怎样过去的。

我回到旅馆那个房间，一个人还坐着发楞。我自己也估不到是我打败强手的。没有人会相信我可以取胜，我却意外地替M埠和江馆争回了光荣。

在欢送席上，我还是傻楞楞的，有什么访问，都由师妹江明珠代我回答，她把我说成是她父亲的秘密武器，又绘影绘声地说我怎样和她练习，就像真的一样。

只有江师傅，脸上有了如释重负的神情，对我像慈父关注儿子一般没说什么话。大师兄向明珠道：“若不是我奉师父命，四年前把阿豹找回来，唉，今番返回M埠，给记者大叔们唱也唱扁了，嘻！”

我们乘飞机返回M埠，明珠就在我旁边，像小鸟依人依偎着我，我暗暗觉得不妙，但这位宝贝刁蛮任性惯了，又怎

会理得别人的感受。

我眼神观看李志鹏师弟的表情，又羞又恼的，暗暗觉得不妙，借故走到他身边去安慰几句。

但他却冷冷地一搭没一搭的。我是个粗心大意的人，事情过了也就不再计较了。

我成了英雄，回到M埠，江师傅不再让我扫地拉扯了。他把嫡传的功夫授给我，并说道：“云豹，你得知道，师兄弟们出身富家的多。捱不得苦，我教他们套拳，也不过是适应环境罢了。要发扬光大，以后得靠你和明珠了。”

嗯！这不大妙，江师傅似乎把我看作是未来女婿了。而明珠师妹，一颗心也只向着我，对别的师兄弟爱理不理的。这就给我埋下了祸根和杀机。

泰国之行后，M埠就兴起了拳赛的热潮。我既是征泰的第一个得胜者，在传媒宣传之下，胡云豹成了最叫座的拳手。

一晃眼就是三年多，我在拳坛声誉日隆，票房一向是首屈一指的。这期间，江师傅退休了，江馆交明珠处理，大龙师兄和李志鹏协助她。我的大部分收入也拨给江馆，因我视江师傅为父辈，江馆就是我的家。

明珠几番要我决定早日成家，我以为拳击生涯不过是短短的三年五载，到退休了再成家不迟。这样，我与她的事情就拖了下来。

拳坛兴旺，赌博之风就暗暗卷起，有明盘有暗盘，有的暗盘由帮会控制，赌注有多大，我最初还是糊里糊涂的。可惜，到明白了真相之后，我却已魂归离恨天了。

“世界搏击拳王大决战”举行了，那是M埠近年的盛大赛事，决战前夕，不过是宣传噱头罢了。赛事分五场，压轴

赛由我接受泰国拳王猜巴的挑战。猜巴是A级拳手，经验丰富。但我近来连番战胜，可说难逢敌手，因为我已得江震南真传，出拳快而准，又天生捱得，对手不容易把我击倒。因此，我知道，一定又成了赌拳公司的大热门。

但他们大热门也得赔人啊，如果爆冷，是不是就可以大杀三方呢？如果我早知道，赌注集起来有逾千万，情况可能就有所改变了。

决赛当晚，照样是由明珠和李志鹏照顾着，志鹏那时已是重量级的拳手，只是经验还差一点。他那晚因为照顾我，所以并没有参战。

到了出场前，志鹏拿了一杯饮品给我，说那是葡萄糖水，可以增加体力。我不虞有他，一口气就喝光了。

正式比赛开始了，我踏上了擂台，当明珠替我戴头盔穿护胸时，我突然有种飘忽的感觉——前所未有的感觉，只是觉得浑身乏力。但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。在千万观众的呐声中，拳赛终于开始了。

泰国拳王猜巴是强劲的对手，我应该比他更强劲才对，但我出拳无力，起脚之劲，一开始就被攻击，还力也感困难，就这么样，给猜巴拳打脚踢，我只有捱打的份儿。我一直无力招架，心中一直不明白，为什么一点气力也使不出来。猜巴咬牙狠狠地双拳打在我头部，像雷击电击，七孔流血，倒在地上，灵魂就这么离开躯壳。

就这样，旧的胡云豹只不过二十岁，竟在昏昏然茫茫然之中，也不知是什么缘故，离开了尘世。

我飘飘荡荡似乎浮在半空，首先见到江明珠伏在我尸体上，惊叫哀号，而李志鹏则神不守舍地踱来踱去，还急急

窜到休息室。我觉得他太失常了，跟着他想看个究竟。却原来，他只是抓到我饮葡萄糖水的那一只杯，拿到厕所冲了又冲，冲完了再抛到垃圾桶内。为什么要这样做？我一时也想不通。

现实是，胡云豹打败了，输了，并且给打死了。拳赛冰冷，观众哗然，但现实已无法改变。

胜者为王，猜巴是胜利者了。败者自然得要认输——只是胡云豹连性命也输掉了，要认也由不得自己作主了！

我亲自见到，大龙陪着师傅赶到场馆。李志鹏踪影不见，我的遗体就在师傅、大龙师兄和明珠的护送下，被送到医院雪藏。

扰攘了多天，胡云豹举殡。往日的师兄弟都来致哀，只差志鹏一个人。我料到他一定有事瞒着我，一定要把真相查出来。

“噫！噫！噫！”我的幽灵回到江馆，打在沙包上，只是那声音只有我听到，拳头打在沙包上，它一动也不动。我终于明白，我已抱恨离开这个尘世。连最擅长的打沙包也无能为力。我究竟有什么作用呢？

墙壁上挂有我的一幅大相，四周用黑布捆边，我见到明珠常常对着那幅相垂泪。欲待安慰她，要摸要拍明珠全没反应。这证明我还没找到跟她沟通的门路。

我在江馆日夕徘徊，麻烦在我见到他们，他们却见不到我，急得我在跺脚，徒唤奈何！

江馆情况愈来愈不妙，我见到江师傅精神日差，情绪低落。明珠师妹与大龙师兄面色沉重。原来李志鹏找到了后台支持，在M埠开了一家李馆，以崭新服装、科学教法作吸引，把江馆的学员抢了大部分过去。明珠劝阻无效，江震南

给活活气死！

江师傅一死，江馆只剩得大龙和明珠苦苦撑持，境况恶劣之极。

那日下午，我见到李志鹏鲜衣美服，来到江馆，与明珠单独会晤。志鹏向明珠提出，江馆败得如斯惨淡，不如就改为“李志鹏分馆”，或是名为“李江拳馆”吧！合作的条件是江明珠嫁给他，江明珠可任分馆的监理。江明珠听了，大骂李志鹏师弟忘恩负义。志鹏师弟却露出了真面目。我清楚听到他说：“这是个弱肉强食的世界，成者为王，江馆的皇牌胡云豹已死，老馆主西归，已无前途之可言，还是乖乖地嫁给师兄，无忧无虑过日子好一些。”

我听志鹏狂言，冲前挥拳要教训他，陡地发现师傅江震南挡在我前面，沉声道：“云豹，阴阳异路，你又连可通阴阳的功力也没有，算啦！”

我乍见师傅，喜极而泣。反而是他安慰我：“人家说，人老精鬼老灵。这话可一点也没有错，我到地府没几天就找到你。云豹，阿鹏这人居心叵测，但要查他的来龙去脉，我俩目前的能力还办不到。”

我好生焦灼：“师傅呀，这怎么办了？”

“还好，我到阴间遇上了故交，他们指点了一条可行之路，就是向城隍请求，赐予最低层次的一种灵力，冀能与阳关的有关人物沟通。”

我吁了口气：“师傅，城隍菩萨门禁森严，可不是我们这种游魂野鬼随便可以晋见的！”

江师傅喟然：“他们在阳间超度时，给我送来大批礼物，正派得上用场。嗯，来吧，我们先打通关节再说，你跟着我

好了。”

于是，我跟随着师傅，把他收到的汽车、雪柜、电视和金银首饰，都送给了城隍的各层下属，获得城隍菩萨的赐见。

江师傅和我跪在城隍座前，江师傅禀告道：“我们落到阴间尘世是非恩怨本该一笔勾消。只是劣徒在上面似干着伤天害理的勾当，恳请菩萨慈悲，赐胡云豹力量，免得李志鹏作恶加深，为祸扩散。”

我偷眼望向城隍，面目庄严，见他拈须微笑：“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；江震南你忒也看不开，放不下。嗯，若我不给一点帮忙，这两天你所送的礼物岂非枉送了。罢罢罢，左右，把那杯酒拿来！”

我见到一个穿了公服的，拿了个陶碗出来，呈上城隍的官桌，城隍菩萨袍袖一挥，朝我道：“胡云豹，接着！”

我双手从半空中，接过那陶碗，一看碗内盛的是鲜红的液体，仰望城隍有所明示。

城隍指着陶杯道：“你若有胆子，就把它喝光了。”

我捧着的不知是血还是什么红色的液体，鼻孔嗅了一阵，气味古怪。但菩萨颁下的一道试题，决无退避之理。当下，再不多言，张开嘴巴，骨嘟嘟把这一大杯液体喝了下去，只觉得咸甜酸苦辣，五味俱全，还有腥味、臭味、泥土味，那是些什么东西呢？

城隍道：“善哉，善哉！那是五味泥水。你泥土之气进腹，就具备一种能力，可以穿越阴阳世界，最初可藉晚间睡梦时与人沟通，这功夫再深下去，就不只沟通那么简单了。”

我向城隍叩头谢恩。城隍笑道：“我与江师傅有些话要说，胡云豹，你先行去吧。为善为恶，那就存乎方寸心间